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乚氏弟兄展奇才

且說徐良，剛把親事定妥，忽聽號炮驚天，眾人一怔，本來生在太平年間，聽著這事，當作新聞。剛要派人出去打聽，忽有家人進來，說：「不好了！襄陽王反到此處，會同朝天嶺之人，就在梅花溝扯起大旗，要招安咱們這幾個村子。外面也有不降的，也有降的。」閻正芳聽說氣往上衝，說：「眾位，如今我們這裡造反，你們大眾去罷，逃生要緊，我是至死不能降反叛的。」徐慶說：「他們誰愛走誰走，我是不走了。」又聽外面聲音更大了，閻勇、閻猛、閻安、閻興、閻海、閻泰，全是閻正芳的姪兒，有短衣襟，有長衣襟，各執兵器，大家迎風而入，見了閻正芳，一齊行禮。有叫叔父的，有叫伯父的，齊說：「如今梅花溝造反，你老人家降不降？」閻正芳說：「我不能降賊。不知你們心意如何？」眾人異口同音說：「我們打聽你老人家，我們全死在這裡，也不能降賊。」閻正芳說：「親家，此事怎麼辦？」徐慶說：「親家，我就管打頭陣，出主意我可不行。我是個渾人，若論打仗，千軍萬馬，我都不懼。」此時徐良和閻齊，與他們小弟兄們見禮。閻勇、閻猛見徐良在這裡，也是納悶，過來問他的衣服下落，閻齊告訴大眾一遍。徐良害羞，不肯讓他再說，就在徐慶面前說道：「孩兒東西全有了，還有半袋多鏢，沒還給孩兒。」閻正芳說：「叫閻齊取去。」徐三爺說：「那就不用取了，就作為定禮罷。」閻正芳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大家上廟齊人。」眾人點頭。原來門外已有好幾百人了，都聽閻老員外的吩咐。閻正芳就把不降的話說了一遍，大眾全都願意，俱跟著上廟。廟叫北極觀，進廟一撞鐘，可著三千戶的男子全到，有二〇二個會頭。

閻正芳對他們講說，此時有徐三爺在此，不久的又有開封府的護衛老爺們前來，保護咱們這一方的生靈。眾人一聽，無不歡喜。就是與他們交手，沒有兵器。眾人各自去尋找，也有長短傢伙，也有鐵鍬木把，也有撓鉤木棍劍刀，用大竹竿子綁上包袱，就算大旗。拿出鑼鼓來，閻正芳的主意，若要緊打鼓，誰也不許往後退，若要敲鑼，誰也不許往前進，傳將下去，大家全都道此信。此地叫三千戶，雖不夠三千戶的人家，也有二千有餘，老叟頑童中年漢，全湊在一處，就有好幾千人。此時又有八寶村、斷頭峪、桃園這幾處的人，全是年富力強二、三〇歲，各人扛定傢伙，跟著會頭，俱要求見閻老員外。閻老員外把他們會頭全請進來，先與徐三爺見禮，說：「這就是開封府護衛大人，攻打朝天嶺的前站。」眾人一聽，無不歡喜，把信往外一傳，那幾村人，如同有了主帥的一般。

正在說話之際，有人進來說：梅花溝連梅花嶺一帶，有兩三千人。用石頭築起一段牆來，還有一個轅門，扯起許多纛旗，內中有兩桿大白旗，上寫著是「改山河扶保真主」，那邊寫「滅大宋另整乾坤」。另有兩桿大纛，上面寫著兩個斗大的金字，還有寫乚字的旗子，當中一桿大纛旗上，寫著：趙王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。所有他們那裡的人都換了衣服，在他們牆子上，四面八方，全插著紅旗，上面有白字寫著，是「招安四方」四字。又寫著「無論士農工商，知天命願降王爺者，量才錄用，倘有出色文武藝，之外或數學或算學，只要有別創異格之能，立封顯爵」。徐良說：「這可真是造反哪！我先探探虛實去。」正要前往，忽聽有人進來說：「梅花溝有人來下書。」閻正芳吩咐，叫他進來。不多一時，前邊走著一個，後邊跟著一個，前邊那個翠藍箭袖袍，獅鬚帶，薄底靴子，肋下佩刀，面似煙煤。後面跟定梅花溝金家店的伙計。前邊那人見著大眾，深打一恭，眾人全都站起身來，惟有徐慶昂然坐在那裡不動。閻正芳連忙問道：「未曾領教，尊公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是王爺駕下的旗牌官，姓王名信。王爺在寧夏國，不久興師，先派兩個前部，正印先鋒官姓乚，一個叫乚雲雕，外號顯道神；一個叫乚雲鵬，外號巨靈神，奔到朝天嶺，約會五家寨主，要把左右鄰一齊打盡，殺奔潼關。現有朝天嶺大寨主，是王爺的招討大元帥。為因朝天嶺與貴處俱是唇齒之邦，不忍傷害許多生靈，故此修下一封書信，派我前來，定要見著閻老員外，將書投遞。老員外若肯歸降王爺，免死許多的生靈，還可以保住全村的性命，王寨主情甘願意，把元帥印付與閻老員外執掌。」說畢，把書信往上一遞。徐慶聽這旗牌前來勸降，與徐良使了一個眼色。徐良繞在來使的身後，把大環刀拉出來，對著來使腦後，噗哧一刀，咕咚頭顱墜地，屍首往前一栽。徐良殺了這個旗牌官，把金家店的伙計嚇得跌了一個筋斗，跪在地下，苦苦哀求。徐三爺說：「別殺他，殺了他沒人前去送信。」徐良說：「便宜你，回去送信去罷。回去時節，你可務必說明，你那伙計，是我殺的，不與閻家相干。我姓徐叫徐良，外號人稱多臂人熊。你記住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我記住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多少給你留下點記號。」大環刀一過，削了一個耳朵。那人撒腿就跑。遂吩咐把那個屍首搭將出去，徐良說：「咱們疾速快去，如不然，怕他們帶人前來，就不好辦了。」

閻正芳同著徐慶帶領眾家小弟兄，教家人預備兵器。別的會頭，也有會本事的，總而言之，有本領的在前，無本領的在後，出離三千戶的後街，就聽見咕咚咚連聲炮響。來在梅花溝的對面，就看見了人家那裡列成陣勢，明顯一字長蛇，變化二龍歸水。戈戟森森，器械鮮明。兩桿白緞子大旗，上面書寫黑字。寫的是：改山河扶保真主，滅大宋另整乾坤。當中有一桿大座纛旗，寫著是：趙王駕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。當中另有兩桿大旗，寫著前部先鋒，還有兩個斗大的「乚」字，左右兩桿紅旗，左邊是左先鋒，一個斗大的「金」字，右邊是右先鋒，一個斗大的「金」字。徐良一看，就認得那「金」字旗下，是金永福、金永祿，「乚」字旗下，是兩個穿黑掛皂之人，全都身高一丈，俱是鑲鐵包額，青緞紮中，雙飛火袋，兩朵絨桃，青緞小襖，牛皮靴子。一個面如血盆，一個面似瓜皮，每人扛著一條虎尾三節棍。每人腰中，盤繞著一根〇二節鞭，在那裡催軍。

原來這兩個就是顯道神乚雲雕、巨靈神乚雲鵬。二人本是在寧夏國佔山為王的兩個野人，受了王爺的招安。如今就派這兩個人，作前部先鋒官。由寧夏國帶了五百人來，還有他們山中幾〇個嘍兵，拿著王爺的書信，先見了王紀先、王紀祖，將王爺書信投遞。兩家寨主一見書信，並且還有許多金銀彩緞、白玉珠寶，王爺並沒見過面，就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，那纛旗認標，俱由乚雲鵬、乚雲雕帶來，當時就找了長竿，穿了纛旗。兩家寨主衝著寧夏國，謝了王爺之恩，收了禮物。依這乚雲鵬要出去掃滅那些村子，搶擄東西。兩個寨主說：「三千戶有一個閻員外，那老兒不是好惹的，先去招安他們，若要閻正芳一降，王爺又得一員虎將，倘若不降再洗他們的村子。」遂即修了一封書信，乚雲鵬派他的旗牌官王信前來下書。乚雲雕、乚雲鵬也就告辭下山，盡山路就是四〇里，也有墩鋪，五里一墩，三里一鋪，走在山下，有個臨河寨，有兩個寨主，姓廖叫廖習文、廖習武，二人是親兄弟，一文一武，是王紀祖的兩個表兄。由臨河寨上船，至中平寨，有一家寨主，姓楊名平滾，外號人稱入河太歲。有四員偏將，吩咐下去，扎住滾龍擋，撤去卷網，另用船隻，迎接乚家弟兄，過了中平寨，開了竹門，繞過銀漢島，棄舟登岸，奔梅花溝，至金家店，見金永福、金永祿，立刻齊隊，放三聲號炮，叫大眾搬石塊，疊牆子，立轅門，插纛旗。少刻金家店伙計回來，被人家削了一個耳朵，鮮血淋漓，見著金家弟兄、乚家弟兄，就把王信被殺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乚家弟兄，聞聽此言，就要傳令。金永福說：「且慢！」就把徐良的一身本事，對著乚家弟兄細說了一遍，囑咐他們出去萬一遇見此人，千萬小心在意。乚家弟兄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也不是我兩個人誇下海口，不怕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要活的生擒過來，要死的結果性命。」遂即往下傳令叫列隊。連聲炮響，畫鼓齊敲，有寧夏國五百兵，俱是受過訓練的，聞鼓聲一響，就列成一字長蛇大陣，纛旗認標，空中飄擺，他們弟兄四個人各歸本隊，俱在各人門旗之下，也往對面觀瞧。那些莊兵拿包袱當作旗子，扛著長短的傢伙，可也有長槍大刀，有多一半鐵鋤等類，還有些撓鉤劍刀木棍，站立得也參差不齊，亂擠亂碰，吵吵嚷嚷，當中單有一伙人倒是虎勢昂昂，都有兵刃。永福、永祿見著山西雁，不敢出隊，就是乚家弟兄挺身躍將出來。見那邊出來了兩個，閻正芳要出來，閻勇、閻猛兩個姪子把他攔住，這二人每人一條槍，就迎上去了。乚家弟兄用虎屋三節棍，往外一捉，一反手就結果了閻家弟兄的性命。徐良見二人已死，就要出來與乚家弟兄交手。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